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八

九

林子

門人游天騏校梓

權實

林子曰。道其可得而言乎。其不可得而言乎。昔者孔子之設科也。則有雅言罕言之異矣。若道家言之。而率以致喻。至於釋氏。則又有化城黃葉。許多名目者。亦皆權設也。或問雅言罕言。林子曰。夫曰雅言者。是乃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所可使由之道也。夫曰罕言者。是乃聖人天地之所

不能盡者。不可使知之道也。故下學而上
達者。先權而後實也。忠恕而一貫者。先權
而後實也。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而
其所以循循而善誘者。先博之以文。而所
謂詩書六藝者。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
後以約禮教之者。成章後達。有漸之教也。
龍江兆恩

艮背權實

洪生問曰。艮背之教。豈非出於易乎。林子曰。
然。夫艮背之言。雖出於易。而余竊之以接初
學之士者。殆非易之所謂真實義也。敢問易
之真實義。林子曰。艮其背者。益於背也。象曰。
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孟子所謂立天下之正
位者。艮背之要旨。入門之大法也。而余每竊
之以爲教者。庶或有信而從之矣。要之欲人
都從背上做工夫。而念念皆歸於背。以收拾
此放心。望門而入之一法也。洪生曰。文誼嘗
竊窺夫子之教。或以艮背爲止念之功。或以

艮背爲降伏之法。亦惟存乎其人爾。豈非釋氏所謂權實二用也哉。林子曰。然。余或以易之艮背。而與初學者道也。只從念之路頭上做工夫者。其權乎。余或以易之艮背。而與上達者道也。又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者。其實乎。然念雖起於心。而心之實地。則本無念也。心本無念。而反爲念之所奪者。此止念之功。不可以已也。

洪生問心之實地。林子曰。心之實地。本無心也。本無念也。本無法也。寂然不動之誠。太虛而已矣。然太虛未始有氣。而况形乎。是乃吾之本體也。本體旣盛。大用斯彰。具大總持。而萬物皆備於我矣。故以我涅槃之妙心。而總持乎太虛之本體。萬法皆備。而大用有不現前乎。然念起於心。而曰念之路頭。又曰心之實地者。何也。林子曰。念字从人。从二。从心。人二其心。而有念之善。有念之不善者。此路頭之所由以分也。故善念者。內念也。不善念者。

外念也。內念雖曰善矣。然亦不免有念。念從妄起。亦從妄滅。余故曰。以念而滅念。以妄而離妄也。夫爲學之人。卽從心之實地上做工夫。不亦善乎。而必先於念之路頭上者。又何也。蓋以內而忘外。以善而去其不善。以漸復其心之本體者。教之序也。程明道曰。內外兩忘。渾然無事。爲學之極則也。尚書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爲治之極功也。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余之所以歸儒宗孔者。殆爲是與。洪生又問孔子之罕言。林子曰。顏曾之愚魯。旣不多得。而子貢之穎悟。又難與言。然則子貢而下。復將誰語哉。故遇顏曾。則不得不言。遇子貢而下。則不得不默。此孔子之所以罕言。而亦不能不罕言也。

中一權實

或問良背之功。似爲在後。而行庭之旨。又曰在中。今曰俱指人之中心言之。其實皆一處者何也。林子曰。此亦釋氏所謂權實語也。子

其知堯舜之中乎。而中者非他也。中卽一也。子其知仲尼之一乎。而一者非他也。一卽中也。故良其背焉。而背乃心之中。一之處也。行其庭焉。而庭亦心之中。一之處也。然而中也。一也。豈其有定在乎。由是而天而地而日月。而山川。而昆虫草木。而生生化化之無盡者。亦皆我之中也。亦皆我之一也。若必以其有定在也。而求所謂中。求所謂一者。卽非聖人之中。聖人之一矣。

元神權實

林子曰。夢中人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蓋以反識爲智。而元神之。釋氏所謂權語也。元神實義拙集中之所說元神者。蓋以自造性命。而元神之。釋氏所謂實語也。余自十數年前。以此二語。每與人言之。而莫不以夢中人之所說者。能令人驚惕。而互相戒勉者有之。若夫元神實義。則不免而疑而駭。而至是乃始有知而信之者。故癸未之春。先撰夢中人逮

今甲申之夏。乃撰元神實義。而有志之士。其將自造性命。而元神之乎。若不存釋迦之精進。歷三大劫。不能爲已。其將反識爲智。而元神之乎。不圜坐不可也。不槁形不可也。日惟以此元神。以戰勝此識神。而不復有一毫他慮。雜乎其間者。抑或可爲也。或者以林子之所謂元神實義。真可爲能解如來之真實義矣。若夢中人一帙。不復示人。直惟以此元神實義。以接上乘。不亦可乎。林子曰。子之言。豈不然哉。但非余之意矣。余之意。欲以斯道。徧滿於天地間。俾凡曰儒曰道曰釋曰士曰農曰工曰商。皆得聞之。而其所得聞者。毋曰上乘焉已也。而中乘下乘。亦皆在余所樂育之中。以俾世無遺人。人無遺教。而後余之心始安矣。子獨不觀之六祖壇經乎。若神秀時勤拂拭之偈。只在門外。未見本性。而五祖乃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卽得見性。其意何也。豈不以天下萬世。能得此無上菩提之自

性。蓋有不可以多見者。然非惟釋氏。而孔子亦且罕言命。罕言仁矣。而孝親敬長。謹行信言。乃其所雅言者。又豈不以所謂民者。此此皆是也。若夫豪傑之士。乃數百年或一遇焉。此其所以罕言也。由是觀之。余惟此夢中人一帙。是亦足矣。而元神實義。乃為二三子所強而論著。而二三子又且命之梓氏矣。姑兩存之。俾知所以正脩行之路。以自造自化。亦俾知所以通晝夜之說。以自驚自惕。故知有元神之義。而不知有夢中之人者。則必無自驚自惕之真心。而脩為之功。其能力乎。若知有夢中之人。而不知有元神之義者。則必無自造自化之實行。而彼岸之地。其得到乎。今兩存之。而能並觀之。庶或為後學之一少助也。然此元神也。乃從太虛中來者。元神之實義也。至若父母初正性命。而為生生不息之種子者。是之謂種性。種性含靈。皆有佛性。故佛性也者。佛性也。以其有佛之性。而堪作佛

焉者佛性也。

戒懼格致權實

或問戒慎恐懼一也。而子既曰不戒慎而自戒慎。不恐懼而自恐懼。而今又曰戒慎恐懼防乎其防。致知格物一也。而子既曰非謂物來則格之。而反動其心也。而今又曰外物之來必思以格之者。何謂也。林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虛無權實

或問既曰虛無者太虛太無也。又曰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虛矣。今又曰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敢問何謂也。林子曰古人虛無之旨豈異也。

寂滅權實

何生初來受業。既語之心法矣。乃復問曰何謂寂滅。林子曰無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寂者。寂滅也。再易歲復來見。乃以其能滅此色聲香味觸法。而自以為寂矣。以告林子。林子曰。

汝之心果有色聲香味觸法之可滅乎。何生愕然。如有所失。長跪請教。曰。願夫子明以教我。也。林子曰。汝之心無有乎。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豈必滅此色聲香味觸法。而後能寂也哉。然則如何而後可也。林子曰。汝惟守此心法。存存而不失焉。則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自當退聽矣。奚必待滅而後能寂也哉。又易。歲復來問心。林子曰。汝其有心乎。何生答曰。人安能無心。林子曰。人安能有心。汝之心非汝之心也。而心無其心者。乃汝之心也。夫既曰無心矣。而又安有所謂色聲香味觸法者乎。於是。何生大喜。而問無心之旨。林子曰。何思何慮。寂然而不動者。無心也。夫無心豈易言哉。汝必先了汝之心。然後可以言無心也。若或不知所以了汝之心。而必求所謂無心者。豈不反動其心。而又安能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耶。

佛禪權實

或問佛。林子曰。佛本無佛。夫既曰無佛矣。而又言佛者。何也。林子曰。夫佛豈可得而言哉。然必至於無佛可佛。而後方可言佛。或問禪。林子曰。禪本無禪。夫既曰無禪矣。而又言禪者。何也。林子曰。夫禪豈可得而言哉。然必至於無禪可禪。而後方可言禪。

林子

門人游天騏命梓

寓言

林子曰。三教之書。率多寓言。精微玄致。都在言外。昔有鑿井。而曰吾得一人焉。或信而往觀之者。有之。或不信而往與之辯者。有之。夫聖人之道。雖曰燦如日星矣。然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况其言古而邃。而其意遠而微者乎。故鑿井而得一人焉。是亦

雲漢之遺旨也。而天下後世有不往觀而往辯者，抑寡矣。龍江兆恩。

補天寓言

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太昊沒，共工氏曰：康回者，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冀方，壅防百川，以害天下。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裂。女媧氏戮之，因鍊五色石以補天，而共工氏遂亡。林子曰：共工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此所謂頭觸不周山崩，取譬之詞也。至於天經地義，為之泯滅，故曰天柱折，地維裂。五色石者，五常之喻也。鍊五色石者，復五常之性也。五常復，則地平而天成矣。故曰補天。

射日寓言

初帝摯立，封堯為唐侯，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為天子。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猥猥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猥猥，斷修

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林子曰。射所以比德也。堯有峻德。而天變頓消。如射之繳之之速也。十日竝出。甚言陽之亢極矣。故曰焦禾殺稼。是恒暘而僭亢之灾也。

母胎寓言

佛母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右脇誕生太子。釋迦牟尼佛。九龍吐水。沐浴金軀。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道門陳致虛嘗謂。左手攀枝。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了生死岸頭。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淨倮倮赤洒洒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字打開。中有個見成公案。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爲第一。斯言得之矣。

老聃在母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林子曰。余謂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而以老子二字

而揣逆之謂子之老。至八十一歲而始生。不亦妄乎。若夫脩己背圻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其於釋迦之右脇。老子之左腋也。然乎。非歟。

佐生問剖左腋也。誕歟。林子曰。亦寓言也。以藏神之室而胎其神。如在母胎然者。神胎也。故釋不右脇。老不左腋。禹不圻背。契不剖胷。

神遊寓言

黃帝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摘無瘡。癢乘空如履實。寢空若處牀。雲霧不駭其視。雷霆不亂其聽。

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林
子曰。凡天地間所有。皆形也。皆形則皆氣。皆
氣則皆神也。故用形而不用神。則物物皆戾。
用神而不用形。則物物皆虛。夫惟其虛也。則
雲雷之變態。則皆天之神。則皆我之神也。山
川之流峙。則皆地之神。則皆我之神也。水火
之燥濕。則皆陰陽之神。則皆我之神也。舉天
地間所有。皆我之神。則舉天地間所有。皆我
之氣。舉天地間所有。皆我之氣。則舉天地間
所有。皆我之形。不知有形。不知有氣。不知有
神。境有順逆。而神無順逆。形有生死。而神無
生死。遇有善惡。而神無善惡。時有古今。而神
無古今。氣有虛實。而神無虛實。故曰。神遊而
已。列子之寓言也。

不濡不灼寓言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
鼃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
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求之。數百

步而出。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乎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芴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闕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

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林子曰。與齊俱入。與汨偕出。所謂入水不濡也。隨燼上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灼也。然不濡不灼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哉。

鯤鵬寓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林子曰。鷗鵬之變化於天地間者。亦猶吾身之一升一降。以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

解牛寓言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之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馴虎寓言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鶩。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狼虎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鶩曰。鶩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物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林子曰。列子此言。孰不以為誕而不經也。狼虎鷓鴣之類。以儼此心之難

馴也。抑豈知物之至暴者，猶可以媚養而馴。而人之至頑者，獨不可以善養而化乎。列子言多玄致，余摘一二章而例論之，以與世人習其辭而不能逆其志者道也。

木雞寓言

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林子曰：大學所謂止至善而定而靜而安，不謂之木雞之德全乎。故能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而孟子之所謂大丈夫者，其德全矣。

屠龍寓言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林子曰：技成而無所用者，豈非所謂道大而無所容耶。

獼猴寓言

終南山有一僧住庵習定。一日僧失伽梨。乃遍尋覓。則一獼猴披在崑崙間宴坐。林子曰。心本靜也。而世人謂之心猿者何也。蓋心之憧憧往來。如猿猴之性。輕狂不定。故也。後世不識寓言之微。而謂獼猴能習定也。惑矣。

象罔寓言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或問黃帝非易所稱垂衣裳者。林子曰。此言黃帝亦寓言也。黃者中也。土之正色也。吾身之土中也。帝者主也。以主此土中也。赤也者火也。心之火也。火中之水者。日中之月也。故曰赤水。玄珠也者。卽孟子之所謂幾希也。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而千變萬化。抑何玄也。而黃中之土。乃老氏之所謂玄牝者是也。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惟其遊於赤水。故其遺

此玄珠。玄珠既遺。縱有智力不能索也。故曰
乃使象罔。象罔者。無相也。珠以玄名。何有於
相。既無相。又安可以智力而索之耶。至於
赤水南也。而曰北。還歸北也。而曰南者。倒顛
之義也。

壺公寓言

費長房初爲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
於肆頭。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
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
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
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林子曰。身譬之
壺也。吾身之壺。亦有日月星辰之照臨。亦有
山嶽河海之流峙。亦有飛走動植之生生化
化。在天地之內。而非內。超天地之外。而非外。
前乎千萬世。而非往。後乎千萬世。而非來。何
者。非形。形皆我有。何者。非氣。氣皆我用。何者
非神。神皆我靈。故曰。何物高於天。生天者是。
何物厚於地。育地者。是何物寬於虛空。運虛

空者是此壺公之義也。

何處非佛寓言

昔者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林子曰。豈非顏子所謂在前在後。中庸道不可離之意邪。

芥子須彌寓言

江州刺史李敦問歸宗智常禪師曰。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澗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智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澗曰。然。智常曰。摩頂放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澗俛首而已。林子曰。釋氏所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邵康節收天下春。歸之肺腑者是也。所謂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孟子塞乎天地之間者是也。

雷起甚處寓言

堯峯顛暹禪師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

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愛蓮寓言

愛蓮說畧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者焉。林子曰。周子愛蓮之本旨。以喻心也。子華子曰。心之精爲火。其色赤。其狀如覆蓮。故釋氏之所以有取於蓮者。以心之不染塵故也。

桃源寓言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

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林子曰。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雷起甚處。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一陽之義也。伊川不悟。而曰起處起。惜哉。

愛蓮寓言

愛蓮說畧曰。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者焉。林子曰。周子愛蓮之本旨。以喻心也。子華子曰。心之精爲火。其色赤。其狀如覆蓮。故釋氏之所以有取於蓮者。以心之不染塵故也。

桃源寓言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生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

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皆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及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就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林子曰。捕魚為業者。謂心之活潑。如魚之悠然自得也。山有小口。從口入。初極狹。謂方寸之地。狹也。口者方寸之象也。豁然開朗。土地平曠。等語。謂心之無量廣大也。避秦時亂。來此絕境。謂離俗之糾紛。適吾之間曠也。遂與外人間

隔。是心遠之義也。不足爲外人道。難與俗人言也。尋向所誌。迷不復得路。心不清淨故也。後遂無問津者。謂心學之不明於天下後世也。

積珍沒海寓言

明豐生問曰。古之人不以物累其心也。故以積珍而沒之海。有諸乎。林子曰。珍沒於海者。心藏之淵也。夫物豈能累心。而心則累於物。爾。太玄曰。心藏於淵。美厥靈根。所謂積珍而沒之海也。

珍寶莊嚴寓言

林子曰。玻瓈赤珠。璅玳瑁。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故索於外而嚴飾之者。世間之珍也。索於內而嚴飾之者。心上之寶也。

草木俱去寓言

釋惟岳嘗有言曰。只如舍衛國王。欲往靈山見佛。勅諸臣僚。山河大地。草木叢林。並須同

去見佛。若一草一木不去。吾則不得見佛。林子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故山河大地卽我。我卽山河大地。豈非所謂佛身充滿於法界。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耶。不曰充塞兩間焉已也。須到得包羅天地於無外。然後方可言見性成佛。蓋大無不容。小無不入。佛性然也。故曰。若一草一木不去。不得見佛。

林子

門人張德敷校梓

破迷

或曰。天下皆迷也。而誰與覺之。林子曰。夫天下之安於迷也。舊矣。故覺者以迷爲迷。而迷者亦以覺爲迷。若必欲破其迷而覺之者。是亦迷也。余嘗覽三氏之書矣。夫乘日輪之右脇者。釋迦也。李樹下之左腋者。老子也。是釋老之生也。孰不以爲怪而不

之信。至於太昊之母。履跡意動。以及孔子
二龍五星等語。又孰不以爲神。而信之。若
以二氏爲怪。何不以二氏之怪。而怪伏羲
孔子而不之信耶。若以儒門爲神。何不以
儒門之神。而神釋迦老子而信之耶。又至
於嫫祖感大星之祥。而生少昊。女樞有瑤
光之瑞。而生顓頊。慶都赤龍。簡狄飛燕。此
其神耶。怪耶。其足信耶。不足信耶。或以爲
神則皆神也。或以爲怪則皆怪也。若必於
此則神之信之。於彼則怪之。而不之信。殆
非古今之通論也。龍江兆恩

羽化長生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
林子。林子曰。兆恩嘗考三氏之書。黃帝住世。
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
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
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
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逸不豫。庶幾或能於

身死之際。如黃帝之仙去。帝堯之殂落。一點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為炳煥。相為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老孔釋。相為存亡。相為終始。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也。
順受為正

浙有陳姓者。以接命之術獻之林子。林子曰。命定之天。是雖司命者。亦無得而易之。而况人乎。若縱得而接之。亦非所謂順受其正也。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奈何。憑假身以求長生。

漢武帝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林子曰。書無逸。載三宗文王卓然賢聖之主也。近則享國之永年。遠則聲稱之異代。由是觀之。則帝王益壽不死之方也大矣。

命定之天

程伊川嘗有言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

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林子曰。夫生人之命。必有所懸矣。而永年益壽之徒。命獨不懸於天乎。余醒心集亦有詩曰。若道此身能不死。古今誰是長生人。余嘗自謂此詩非迂也。昔有語導氣者。問於程伊川曰。君亦有術乎。對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此言得之。

仲尼長生

時有談長生者。造林子。林子曰。仲尼長生之至術。賢於道流遠矣。如陵生。倚側問曰。仲尼亦長生歟。林子曰。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與天地相爲終始。而不窮者。仲尼之長生也。

道釋亦殂落之義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怕死貪生傳之者妄

人有言曰。釋氏怕死。道家貪生。雍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道家不以生爲心。故自有長生者在也。釋氏不以死爲慮。故自有不死者在也。豈其以身之生死之足患。而有所貳於心耶。後世不知此義。而卽其所謂長生者。則曰貪生。所謂不死者。則曰怕死。斯言過矣。然而孔子仁壽之訓。豈其貪壽而怕夭者乎。必不然矣。關尹子曰。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只名爲妖。不名爲道。

帝舜玄德

兆瓊生問曰。儒者不言玄。而揚雄之書。以玄紀名者何也。林子曰。舜之德曰玄德。則唐虞之帝。曷嘗諱言玄也。

武王丹書

明俊生問曰。儒者不言丹。而道家謂之丹者何也。林子曰。武王西面受書於太公望。亦曰丹書。後世以有一點忠懇之心。謂之赤心。亦

謂之丹心。

自立性命

林子曰。心屬火。其色赤。故謂之丹。余嘗卽此性命之心。丹言之。槩有其四。有所謂人丹而曰紫金者。昔所稱陰丹也。有所謂天丹而曰黑金者。昔所稱陽丹也。有所謂陰陽配合而曰黃金者。昔所稱三家相見結嬰兒也。又有所謂非陰非陽。混混沌沌。而從太虛中來者。昔所稱舍利光也。

只復性命之本然

文命生問曰。心本丹也。而道家謂之煉丹者何也。林子曰。日也者。天之丹也。黑而盪之。則日不丹。心也者。人之丹也。物而霾之。則心不丹。故煉丹也者。煉之無所於煉。以復其心之本體。天命之性之自然也。林子曰。卽丹卽仁。而皆本乎其心焉者也。若外心以求仁。固不可謂之仁矣。而外心以爲丹。亦豈可謂之丹哉。

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故以心爲丹。而仁義禮智皆由此中出矣。

內丹外丹之大義

李少君以祀竈却老方見漢武帝。武帝尊之。少君言祀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祀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林子曰。帝王之學。雖與凡庶不同。然亦有內丹。有外丹。惟道惟德鍊性脩心。滌渣鍊惡。欲不爲累。辟如金之精純粹美。而無有不善之念。雜乎其間者。內丹也。群生樂育。異俗向化。蕩蕩熙熙。無爲而治。此其爲利之大。傳之子孫。世世不絕。雖不雜以黃白之術。而帝王之外丹成矣。

陰丹陽丹之大義

或以林子言丹之義。可謂詳且盡矣。林子曰。未也。余又有所謂陰丹陽丹者。其義甚大。非

徒爲我一身焉已也。或問何謂也。林子曰。棲跡於斷澗絕谷。飄翛於綠霧白霞。剥其陰以復一身之陽者。是乃自度者之所爲也。故余命之曰陰丹。達其道以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剥其陰以復天地之陽者。是乃度世者之所爲也。故余命之曰陽丹。

仲尼天地之丹

佐生問曰。仲尼亦有丹與。林子曰。仲尼其至矣。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一身。旣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天地。充滿一身者。是有一身之陽也。充滿天地者。是有天地之陽也。

仲尼萬世之丹

林子曰。時至春秋。天地旣剥矣。而仲尼之陽。充滿一身。是天地之初陽者復也。與七十子共明此道。是天地之二陽者臨也。見可而仕。三月大治。是天地之三陽者泰也。漸於四海。

之內者。其大壯與。及於四海之外者。其夫與。流於萬世。而萬世信之。則陽純而乾矣。

極樂蓬島

林子曰。身之極樂國也。如來禪定於其中矣。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遙於其中矣。而道流則海外之。

吾身蓬島

或問身之蓬萊島。林子曰。身處人世之間。與世人相為周旋。而心則空虛洞徹。飄然物外。如在無人之境。海外蓬萊島者。然也。陶淵明所謂心遠地自偏。周子所謂出淤泥而不染。釋氏所謂居塵不染塵。在欲而無欲也。

自性西方

或問發大誓願。欲往生於阿彌陀佛國者。果能往生於阿彌陀佛國乎。否也。林子曰。此所謂卽心卽佛。卽方寸卽佛國之旨也。佛經云。我在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中。不能超拔。隨順於時。是我方寸。是五濁惡世也。若

於五濁惡世。能戒。能定。能慧。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我五濁惡世。倏變而爲阿彌陀佛國。此乃所謂自性西方。而非有所往而生也。豈非往生之真實義耶。故曰。回頭是岸。

天堂地獄

林子曰。作善降之百祥。而百祥之駢集。寔惟天堂之福也。作不善降之百殃。而百殃之俱罹。寔惟地獄之苦也。况作善則心逸日休。便屬陽明而輕清。不謂之天堂。而何作不善。則心勞日拙。便屬陰濁而幽昧。不謂之地獄。而何。

輪迴

應時生問輪迴之旨。林子曰。人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聚而復散。散而復聚。輪迴之旨也。圓覺經曰。一切世界。終始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舍。皆是輪迴。

林子曰。輪迴者心也。故人人也。卒變之而爲虎狼之性。是亦虎狼而已矣。人人也。卒變之而爲狗彘之行。是亦狗彘而已矣。不謂之輪迴者心乎。比之釋流之說。又爲至顯而至速也。

林子曰。苟爲善。而人敬之。天下仰之。鬼神欽之。不謂之天堂。只在目前耶。苟爲不善。而人賤之。士師刑之。鬼神殛之。不謂之地獄。只在目前耶。彼人其形。而禽獸其心者。畜生道也。不士不農不工不商。游手游食。而至於不能自全活者。餓鬼道也。不謂之輪迴。只在目前耶。古人有言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由是觀之。特患世之人之不能爲君子爾。能爲君子矣。而地獄而畜生而餓鬼。實非其所憂也。

坐禪

昔馬祖在庵中坐禪。讓禪師往問曰。在此何爲。曰。坐禪。曰。坐禪何所圖。曰。圖作佛。讓禪師

一日將磚一片於庵前磨。馬祖曰。磨此何爲。讓禪師曰。要作鏡。馬祖曰。磨甈豈得成鏡。讓禪師曰。坐禪豈能作佛。林子曰。六祖壇經曰。心念不起。名爲坐。後人不識坐字。而以爲行坐之坐。不亦謬乎。考釋氏典有行禪之說。余醒心集有卧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而行卧之間。亦是坐也。

運氣

或問運氣是與。林子曰。非也。不運氣而氣自運。孟子所謂無暴其氣也。蓋吾身之氣自升自降而自運矣。如天之一春一秋。如海之一潮一汐。一皆自然而然也。而運氣以逆氣者。豈不失其妙用之自然邪。余故曰。運氣者逆氣也。

面壁

或問面壁是與。林子曰。是也。釋氏所謂面壁者。亦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曰

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禪靜同旨

或問儒家之靜。佛家之禪。林子曰。儒家之靜。佛家之禪。命字雖殊。其旨一也。誠使佛家而知有本來面目焉。坐可也。行可也。儒家而知有主敬工夫焉。靜可也。動可也。若禪必在坐。則佛之禪。頑空也。靜必在坐。則儒之靜。枯坐也。

逆反同旨

或問儒門之反。玄門之逆。林子曰。儒門之反。玄門之逆。命字雖殊。其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拔宅

林子曰。身譬言之宅也。神譬之身也。養成元神。

炯炯不昧。離身長往。歸還于天。卽如世人舍宅而他適也。故曰拔宅上昇。

飛昇

仕鑿生問曰。昔之人有服丹而飛昇也。信歟。林子曰。不知也。又問。林子曰。神也者。丹也。謂神之歸天者。仙去也。

刑解

人茂生問曰。刑解有諸。林子曰。有之。曰。願聞其人。林子曰。古之所謂剖心以成忠。待烹以爲孝者。其人也。丹心一點。萬古不滅。

水解

瑀生問曰。水解有諸。林子曰。有之。曰。願聞其人。林子曰。楚之屈子平。宋之張世傑者。其人也。耿耿赤心。萬古猶烈。

舍身事佛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徹生問曰。豈非卽心卽佛之謂歟。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

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神

大本生問心之神。林子曰。儒家謂之天君。謂之主翁。謂之太極。謂之此兒。道家謂之真人。謂之神仙。謂之千變萬化之祖。謂之此子。釋家謂之如來。謂之法身。謂之本來面目。謂之自在菩薩。謂之舍利子。謂之這箇。皆指此心之神而言也。

神室

明珪生問神室。林子曰。儒家謂之靈臺靈府。謂之腔子。謂之中。謂之樂處。謂之真去處。謂之正位。謂之黃中。道家謂之蓬萊島。謂之洞府。謂之玄牝之門。謂之中黃。謂之玄關一竅。謂之呼吸之所。釋家謂之西方。謂之淨土。謂之極樂國。謂之光明藏。謂之佛國。謂之活潑潑地。皆指吾身藏神之室而言也。

鼎

詔生問鼎之義。林子曰。鼎者身也。易之所謂正位凝命者此也。

塔藏

林子曰。釋氏之建塔。以象此心之鎮靜不移也。若藏之制。亦類塔。能旋轉豈非以吾身小天地。法輪能旋轉而不息耶。此釋氏象教之義也。

舍利光

或問舍利光之說。林子曰。舍利者。心經所云舍利子者。是也。蓋舍譬之方寸也。利子者。方寸中之神也。變動不居。一何伶俐。故謂之利子。光者。光明之義。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而佛氏又以方寸爲光明藏。亦此意也。故定而能慧。寂而能感。安而能慮。虛而能覺。誠而能明。皆舍利光之旨也。

傳燈

劉昉初爲丞相府卒吏。至是出爲左殿直。歎曰。爲吏徒勞耳。吾將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

羨門並遊。乃屏居東都委巷中。又往郴州。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謂昉曰。吾燃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昉曰。異乎。吾所聞。脩行人。以身爲檠。以戒行爲膏油。以方寸爲燃器。照破一切無明。古有燃燈佛是也。林子曰。此釋氏傳燈之旨也。以一燈之光。傳之數千燈。不息不滅。而此燈之光。固在焉。蓋神屬火。而火則以神用也。

因果

戒定生問曰。因果之說。不足信歟。林子曰。以因果而修道者。惑也。若齊民之愚也。余恐其信因果之未甚。爾齊民之信因果也甚。則必不敢肆然而爲惡矣。

僧姓

林子曰。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姓氏之來尚矣。經云。釋種猶云儒宗。道派者是也。豈必去姓而後可以奉佛哉。蓋忘其本之所自出也。

祝髮

德光生問祝髮之教是歟。林子曰。余惟以釋氏之教見性爲大。而祝髮毀形。非以奉佛之心也。

幻妄

林子曰。釋氏以普度徧濟爲心。而謂之幻妄。人世可乎。若普度徧濟。而有出於人世之外。謂之幻妄。人世則可。若普度徧濟。而惟在人世之中。謂之幻妄。人世則不可。

布施

林子曰。釋氏有言曰。以財施者凡。以法施者聖。故用財布施。特以擴其乍見不忍人之心耳。若以此便爲功德。陋亦甚矣。

林子曰。達則大賚四海。窮則與爾鄉黨。皆布施之義也。以此爲福田利益。則非矣。

功德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

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林子曰。梁武帝問於達磨曰。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對曰。陛下實無功德。若宋主不過佞佛。徼福與梁武帝等爾。善哉。六祖有言曰。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梁宋之主。豈足以知此哉。近有一士者。親病篤。叩之醫生曰。非得人肉難治。士者計無所出。偶夜有熟睡者。輒剗其股。睡者驚起大怒。士者曰。不幸親病。欲得些肉為藥。奚以怒為。此亦宋主之功德也。

齊心爲上

林子曰。齊心者。內齊也。齊素者。外齊也。昔者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愧身徇國事。雖欲齊戒不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時。風雨順時。則萬物各遂其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

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殮。全一禽之命。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

法術

封生問曰。法與術是乎。林子曰。論語謂之法語之言。孝經謂之法言。法行法服。七篇謂之行法俟命。由此觀之。法字可盡非乎。易通書謂之術。豈多乎哉。七篇謂之仁術。宋儒謂之學術。必貫乎天人。由此觀之。術字可盡非乎。若後世梯劍履。火誦呪書符。自以爲法。自以爲術。而非聖人之所謂法。所謂術也。

符呪

罽沙門曇無讖善呪術。涼主蒙遜甚重之。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魏主詣道壇受符錄。林子曰。詣道壇受符錄。

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殮。全一禽之命。帝撫几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真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

法術

封生問曰。法與術是乎。林子曰。論語謂之法語之言。孝經謂之法言。法行法服。七篇謂之行法俟命。由此觀之。法字可盡非乎。易通書謂之術。豈多乎哉。七篇謂之仁術。宋儒謂之學術。必貫乎天人。由此觀之。術字可盡非乎。若後世梯劍履。火誦呪書符。自以爲法。自以爲術。而非聖人之所謂法。所謂術也。

符呪

罽沙門曇無讖善呪術。涼主蒙遜甚重之。林子曰。所謂符者。凡所作書。皆符合吾心之妙用。非如後世畫符之謂也。所謂呪者。凡所出口。皆顯設吾心之靈機。非如後世念呪之謂也。

魏主詣道壇受符錄。林子曰。詣道壇受符錄。

馳志於死後之富貴。亦甚惑矣。以私心而慕至道。真堪發一笑。

雲章生問曰。呪不幻歟。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螺贏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是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若後世之呪。而入於幻也。術矣。

懺罪

宋世祖詔曇宗法師懺罪。林子曰。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夫禱實發於心。而懺顧由於人哉。六祖曰。從前所有惡業。愚迷。僞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此懺罪之大義也。

禳請

林子曰。佛氏之教大矣。豈曰爲人禳請。以希福利哉。若所謂報應之旨。謂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與儒者之道。又奚異也。昔者鄭火而定。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此禳請之大義也。

寂滅斷滅

林子曰。寂滅之旨。與斷滅不同。所謂寂滅者。心寂然而欲自滅。寂而常感。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所謂斷滅者。斷滅此心。無所復用。六祖曰。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是三樂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斷滅也。堵。圜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

在家出家

士志生問曰。在家而出家也。古有諸。林子曰。有之。維摩詰傳大士者。其人也。華嚴合論曰。佛子。菩薩摩訶薩。在家宅中。與妻子俱。未嘗暫舍菩薩之心。維摩詰經曰。亦有妻子。嘗修梵行。州生問曰。釋氏以出家爲太歟。林子曰。不以爲大也。劉元城曰。出家者紛然。非佛教之福也。

道釋仕宦

維生問曰。達而禪也。豈不以禪者心歟。林子曰。心禪則境寂矣。大慧語錄曰。昔李文和都尉參得禪時。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在江南運使。圭堂居士曰。佛法未嘗遺世。維摩之入政治。救護一切。非入政治。則不足以大其救護也。故善財參大梵光王。見其施仁化。以美其俗。參利生無厭足王。見其罰不善。以安其善。皆普賢大行之一。所以爲未來佛子之式者也。夫豈必曰遯世爲佛事哉。

真卿學道而忠義

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帝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

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林子曰。歐陽永叔嘗謂真卿忠義之節。皎如日月。然不免惑於神僊。載觀玄宗所嘆二十四郡。曾無義士。余於是乃知真卿忠義之節。是從學道中來爾。豈非學道之士。以心爲重。而以身爲輕。故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如此也。

鍾離得訣以破迷

鍾離權少攻文學。初仕晉爲大將。後遇東華先生。授以真訣。洞曉玄玄之道。嘗作破迷正道歌。其畧曰。有如飡松并服朮。如何脫免死生根。有如忘形習定息。如何百脉盡歸根。有如呼吸想丹田。到底胎僊學不成。有如息氣爲先天。到老無成也是空。有以口鼻爲玄牝。恰似漏網去包風。有以思心爲方寸。怎得歸元見祖宗。更有積精爲鉛汞。轉與金丹事不同。有執神氣爲子母。亦隔天仙萬里程。有以開頂爲鍊養。枉施巧力謾勞神。更有縮龜并

鍊乳。正是邪門小法功。更有行氣爲火候。九
載三年誤了人。鼻頭閉息服元炁。引得邪風
肚裏鳴。假若識心并見性。到頭終久做陰靈。
知他多少閑門戶。勞漉空動骷髏形。止念降
火爲清淨。下稍終久是頑空。晝夜終行子午
法。天地豈有惡時辰。孤修閉息行存想。執定
舌根做赤龍。更有周天行卦象。更有認脾作
黃庭。更有指腎爲造化。執定尾閭爲命根。更
有還元服水火。更有採補吸媾精。更有仰天
吸日月。便道地魄與天魂。更有咽津爲造化。
斷除五味是修真。晝夜一餐爲世用。身體尪
羸似鬼形。曲身偃仰叩玉戶。抱元守一運雙
睛。竦肩縮項思脊骨。搬運流珠想太陰。更有
書符并念呪。破券分環學隱形。按摩吁呵六
字訣。瞻星禮斗受辛勤。入清吐濁爲丹本。陽
關緊勒火飛騰。炎炎遍身通透熱。呼作天真
大道根。看經念讚持科錄。設壇拜醮望飛騰。
三千六百旁門法。不識狂邪盡誤人。

二氏之道亦不外求

唐姚崇上疏有曰。佛不在外求。求之於心。但發慈悲。行事利益。蒼生安樂。卽是佛身。林子曰。漢武帝不知卽心卽道。而入海求藥。唐明皇不知卽心卽佛。而造宇徼福。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京師之廣。爲釋氏之道場也。大矣。宮殿之美。爲道家之蓬島也。華矣。九重之上。爲老子釋迦之尊也。至矣。百官之富。爲道儔釋侶之衆也。文矣。况發慈悲。卽是佛子。但能逍遙。卽是神仙。清心寡慾。身其康疆。卽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卽是長生。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成道作佛也。

三教之書難以盡信

或者以爲二氏之道。誠與儒者不異。而二氏之書。抑或與儒者有不同歟。林子曰。二氏者。流傳旣失真。又以己之私意。揣度而億逆之。玄遠其說。謬悠其辭。以尊其師。以神其教。至

於詭怪誕妄。不足取信於人。此則二氏之流
敝也。余惟於二氏之書。各取數卷。而數卷之
中之所註釋者。又多失作者之意矣。獨不觀
儒者之書乎。六經之外。皆駁雜之言。非儒者
之道也。今將取秦漢以下。百家子史。謂是儒
者之言。而孔子之道。不過如是者。非也。况就
此六經之中。禮記則多出於漢儒之附會。而
孟子於書之武城。惟取二三策而已。又况註
疏之支離。意見之億度。不得聖人之心。反悖
儒者之道者乎。故小弁非小人之詩。雲漢非
無遺民之意。談道而晦道。解經而失經者。天
下後世何限也。如有盡心知性之徒者。出焉。
則於三教之書。自能心領而神會矣。蓋三教
之書。而三教之聖人。都從心性中發出來爾。
陸象山曰。六經者。吾心之註脚也。夫焉有心
性既明。而註脚反有所不達邪。

之書。而三爻之望入。殊於心卦中發出來。爾
頃於三爻之書。自謂心貶而師會矣。蓋三爻
下爻甘何則也。故有盡心映卦之卦者出焉。
無盡心之意。藉戲而報戲。辨整而夫整。蒼天
則於之。故答乎。姑小矣。非小人之精雲。整也。

持齋辯惑 并小引

持齋以持心可也。不知持心。且不可以為
人。而曰能作佛者未也。若也能知所以持
心矣。縱曰不能作佛。是亦不可以為人乎。
作持齋辯惑。

心齋為貴

或問林子不持齋者何也。林子曰。余惟以心
齋為貴爾。余惟以釋氏經律雖嚴。猶許人食
三種淨肉。鹿肉一。猪肉一。其一則余忘之矣。

若彌勒佛。釋氏之卓然者。嘗飲酒食猪頭肉。至六祖乃以菜寄煮肉鍋。而曰但喫肉邊菜。彼蓋貧而守網。而肉食亦非其所能具也。朱橘道人既得了心。見性之大。遂茹葷肉食。一無所忌。記曰。無故伐一樹。殺一禽。非時。非孝也。殷湯解三面之網。而孔子則釣之不網。孟子曰。君子遠庖厨。今合三教而並論之。不殺物者。仁也。不廢養者。義也。豈曰籃中之魚。杓上之肉。可以義而食之。至於鷄鶩鴨猪羊之屬。釋氏所謂必定殺者。而祭祀賓客。其可廢乎。但惟用之以禮而已。

學佛細行

釋氏有言曰。人人有箇真齊戒。口喫齊素。假齊戒。真齊時。時要齊心。真戒刻刻是性戒。仙佛都向性中求。口食緣何准齊戒。身心性命不知修。錯認喫菜爲齊戒。亦可謂能明齊戒之大義矣。然而何以謂之齊也。古人有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齊。又何以謂之戒也。古人有

言曰。肅然警惕之謂戒。故曰。持齋念經。乃學佛之細行。明心見性。實佛祖之的傳。

日持不迂齋

余嘗酌古諸齋。日令諸生持之。名曰不迂齋。每日一齋。以早爲期。早或召燕。至午乃齋。午又召燕。至晚乃齋。肉邊之菜。亦無所礙。凡我諸生。須當反而思之。我之所以日持不迂齋者。抑何所爲。以爲道也。又當記憶我修道以仁之工夫。真有不可終食而或違也。日不迂齋。日不違仁。而用力之久。則庶幾乎內而能主於直內之敬。外而不忘乎方外之義。而儒之聖學。道之玄學。釋之禪學。豈其有外於我之敬義也哉。故曰。敬義立。則德不孤。直內方外。謂非真齋戒而何。夫既不食肉。則有似於齋。而肉邊之菜。則有似於非齋。非齋而齋。齋而非齋。亦以稍見余之教。固有不在於齋者。記憶爲仁。是又齋心之或一道也。

大人事備

或問記憶爲仁。以修道也。而又將何以記憶之。林子曰。孔子所謂修道以仁者。乃安土敦仁。安仁居仁之旨。而宋儒所謂心在腔子裏者是也。而記憶之旨。須當記憶我是學道人也。我既學道。而我之心。其可少違乎仁也哉。我之事。其可少叛乎義也哉。違仁叛義。而謂之道人不可也。如此記憶以居仁。如此記憶以由義。而大人之事備矣。

林子曰。早而齊也。須當記憶我之心。果不違仁乎否也。我之事。果不叛義乎否也。早或召燕而未之齊也。亦當記憶我之心。果不違仁乎否也。我之事。果不叛義乎否也。而午而晚亦復如是。

心齊心戒是真齊戒

林子曰。口齊而心齊可也。口齊而心不齊不可也。口戒而心戒可也。口戒而心不戒不可也。心既不齊。心豈能湛。心既不戒。心豈能肅。不湛不肅。必不清淨。口齊口戒。竟亦奚爲。若

將以此而欲造福與。雖以造福。實以禦福。造福禦福。豈非其惑之甚邪。若將以此而欲求佛與。雖以求佛。實以離佛。求佛離佛。豈非其惑之甚邪。

口齊要順自然

諸生有惑。志於長齊。以爲道者。來見林子。林子必戒之曰。非吾弟子也。或問長齊。非與。林子曰。何可非也。枯槁之士。豈不賢於飲食之人邪。但脩道之人。不有凡酒腥膻。則無以補養元和。而使之充且盈也。然則道釋二家。不長齊與。林子曰。元和旣盈。神氣自清。雖有凡酒腥膻。亦且厭之。遠之矣。况能飲之喫之者乎。

林子曰。元和未盈。神氣未清。雖欲不凡。酒不腥膻。不可得已。元和旣盈。神氣旣清。雖欲凡酒腥膻。不可得已。故道曰自然。而學道者亦惟法道之自然爾。

林子曰。五味未盈。軒扉未青。雖浴不以。酉不
平。

酉。豈。豈。亦。且。增。之。遠。之。矣。必。謂。增。之。樂。之。昔
身。齊。與。林。子。曰。五味。稍。盈。軒。扉。自。青。雖。育。以
味。未。對。之。支。且。盈。也。然。限。豈。豈。二。案。不

念經辯惑 并小引

林子曰。人人有釋老。人人有真經。真經之
不知。誦經有奚益。余嘗聞經師之教人。以
經也。曰。經要勤誦。勤誦既久。自有仙佛應
來度汝。而誦經之徒。心既惑矣。既領師命。
口不輟聲。旦則忘餐。夜則忘寢。如此勞苦。
心火必旺。心火既旺。兩眼自昏。而經師復
從而語之曰。汝知仙佛之來度汝邪。汝之
心。豈不之覺。汝之眼。豈不之見。於是誦經

之徒自以爲迷也。而必強以覺之。以異仙佛之我見也。心旣惑矣。而眼又昏。似若有鬼現形。而所覺所見。則皆是仙也。則皆是佛也。且顛且狂。如醉如夢。常言我得無上道。常言我證無上乘。我能白日而飛昇。我能永斷於生死。我能呼風喚雨。我能役鬼使神。夫經有何過。而誦經之敝。一至於此。此誦經之可非也。作念經辯惑。

妙義不在文字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也不能明心見性。不知念佛念心。而朝誦金剛。暮誦圓覺。如此求佛。抑旣勤矣。而曰可以證佛果者。余弗能知之矣。甚而至於日夜朗誦華嚴八十一卷。一字一拜。槩百有九萬餘拜。一日千拜。槩千有九十餘日。如此求佛。抑旣勞矣。而曰可以證佛果者。余弗能知之矣。六祖曰。佛之妙義。非關文字。心行而口念。可也。口念而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豈其

不爲法華所轉。而與義作讎家邪。然則念之一字非與。林子曰。六祖曰。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身佛。以此爲念。何可非也。特以其念經而爲經所轉者之可非也。釋氏有言曰。念佛一聲。刷牙三日。聞禪一句。洗耳三次。豈不以佛本覺性。而念佛求佛。何以能佛。禪外離相。而聞禪求禪。何以能禪。正法不落知見。

或問五解脫知見香。而曰卽須廣學多聞者。非與。林子曰。汝以汝之自心。果無所攀緣於善惡與。若果能無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可也。若或有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不可也。又問既解脫矣。而又曰知見者。何也。豈其解脫性中。無此知見。而必廣學多聞。然後能證佛之知見邪。林子曰。夫既解脫。當思度人。既思度人。當明佛法。有宗有教。缺一不可。若也不能戒。不能定。不能慧。不能解脫。而卽以知見爲事者。乾慧之徒也。昔者阿難亦嘗廣

學多聞矣。竟為摩登伽女所攝。至禪迦已證
涅槃後。又從迦葉為弟子。復以廣學多聞而
為迦葉所擯出。然阿難乃西天之第二祖也。
迷於多聞。至於如此。若不知所以自悟自懺。
是亦後世乾慧者流也。則又安能得付正法。
而成佛果耶。而學佛多聞之徒。可不知所以
自悟自懺。而卒流於乾慧之歸也。噫。

善惡與。若果能無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
非與。林子曰。汝以汝之自心。果無所攀緣於
善惡與。若果能無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
可也。若或有所攀緣。善惡而廣學多聞。不可
也。又問。既解脫矣。而又曰。知見者。何也。豈其
解脫性中。無此知見。而必廣學多聞。然後能
證佛之知見邪。林子曰。夫既解脫。當思度人。
既思度人。當明佛法。有宗有教。缺一不可。若
也不能戒。不能定。不能慧。不能解脫。而即以
知見為事者。乾慧之徒也。昔者阿難亦嘗廣

學多聞矣。竟為摩登伽女所攝。至禪迦已證
涅槃後。又從迦葉為弟子。復以廣學多聞而
為迦葉所擯出。然阿難乃西天之第二祖也。
迷於多聞。至於如此。若不知所以自悟自懺。
是亦後世乾慧者流也。則又安能得付正法。
而成佛果耶。而學佛多聞之徒。可不知所以
自悟自懺。而卒流於乾慧之歸也。噫。

學多聞矣。竟爲摩登伽女所攝。至釋迦已證
涅槃後。又從迦葉爲弟子。復以廣學多聞而
爲迦葉所擯出。然阿難乃西天之第二祖也。
迷於多聞。至於如此。若不知所以自悟自懺。
是亦後世乾慧者流也。則又安能得付正法。
而成佛果邪。而學佛多聞之徒。可不知所以
自悟自懺。而卒流於乾慧之歸也。噫。

能歇累生之狂

昔者僧法達之所蘊習者。念法華經已及千
部。乃其心中之一物也。故其有我慢幢禮不
投地。空誦循聲。以自開衆生之知。見已爾。抑
豈知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
時之微旨乎。後蒙六祖啓發。踊躍歡喜。而曹
溪一句亡之偈。可謂能自歇其累生之狂矣。

佛在我心之經

胡生博極佛書。而以佛之經。乃佛之所以作
佛。及佛之所以教人也。來從林子受業。既易
歲矣。而問於林子曰。先生何爲不讀書。林子

曰。余之習懶。既已成癖矣。而佛之書。豈非孟子
子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哉。然余又有說焉。
試以問汝。汝以爲古先諸佛。皆從文字中來。
而佛之妙義。果有關於文字乎否也。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而汝必欲求佛之意於其
言。求佛之言於其書者。何與。故佛縱無書也。
而言外別傳可得而知者。以吾心之有釋迦
在也。佛縱無言也。而意外別旨可得而悟者。
以吾心之有釋迦在也。若必以書而求佛之
言。而佛之言其可得而知乎。以言而求佛之
意。而佛之意其可得而悟乎。然天下一佛無
二佛。而十方三世一切佛。恒河沙數無盡佛。
亦皆在於我之心之經矣。若能明此意。雖不
念經。而謂之手不釋卷。能持真經。可也。若不
明此意。是雖朝也。金剛。暮也。圓覺。日夜華嚴
禮拜不休。勤誦循聲。徒自勞苦。而曰紙上陳
辭。可堪作佛者。則惑之甚矣。

門人鄭紹傳重梓

曰余之習烟已成在關今曉曉到重林上
 獨下觀於物法即思修善矣然余又有此
 數林而於煙前所執起自前古四日也幸
 兩洲遠景與歸心金相慕也何意也或
 亦於而歸去不辭卷讀其真歸上之其不
 而漸師出得三世可以漸耳正心燒香
 慶西佛後其下歸而歸於天可也
 昔者僧去達之所宣習者念去華經已

